谷崎润一郎耽美，不惮其烦地陈述他对官能美与古典美的迷恋，但他不专注于约定俗成的美，而能够着眼于屎尿，提出指导原则，将污秽之事也收拢于美的范畴，让生活整体都臣服于美，是这样的别具只眼，使他说出：“日式建筑之中，最可以歌赋风流的，非厕所莫属。”

京都妙心寺退藏院的厕所隐在竹墙之后，十分风雅。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旧居倚松庵位于神戸市东滩区，是其名作《细雪》的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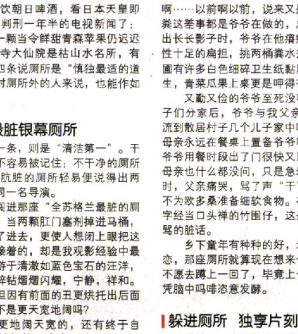
王盛弘（台湾媒体人/作家）

厕所的故事2010

参观倚松庵时，特别留意了它的厕所。

倚松庵是谷崎润一郎旧居，位于神户近郊，邻川而立，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谷崎迁居大阪、神户，21年间搬家共12回，在这里租住了七年，完成《细雪》等名作；倚松的“松”字并不指大门前看来还小的迎客松，而是取自第三任妻子森田松子之名。

我因常在晨光中一页一页翻过《阴翳礼赞》，有机会到神户走逛时，便兴起上倚松庵探看的强烈念头：旅行也就是这样吧，虽说满心期待的，是未曾预料到的新世界在眼前开展，更须繁的却是印证与求证，使长久以来在脑海搬演的联翩浮想有一个落实的舞台，四国的森林之于大江健三郎，京都有沟口建二的残影，至于谷崎润一郎，要凝缩到他的屋宅，因为《阴翳礼赞》。



阳光自窗外照进倚松庵，既带来明亮，也制造出阴影，让人想起谷崎润一郎名篇《阴翳礼赞》。

日式建筑 厕所最可歌赋风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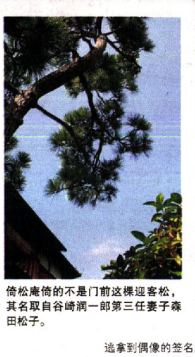
《阴翳礼赞》从营造一雏纯日式住宅的种种考究谈起，如何在保留现代文明的同时，追求日本传统之美，真令谷崎氏大费周章，比如他在纸窗外又安装了玻璃窗以顾及透光与安全，却发现自里看已无纸窗蓬松感，从外头张望则只是普通玻璃窗，而氤氲不如只用玻璃窗……最令他头痛的，是厕所。

现下倚松庵的厕所采蹲式冲水马桶，釉白冰亮的水箱、便器、洗手槽，水管泛着金属银辉，一扇方窗自高处透出温柔天光，为这一方现代化小宇宙笼罩上古典的余晖。谷崎对厕所却另有一番想象：他钟情木制品，当时间的滴答唤醒木头纹路，别具安抚精神的功效；木制小便斗最好再填上苍翠杉叶，不仅富含视觉美，也可消音。这样的理想，是连奈良、京都古寺院的厕所都无法臻达的，不过谷崎属意的风情倒仍可摘提一二。

比如东大寺二月堂的厕所，有“某种程度的昏暗与闷塞的清洁，加上连蚊子的嗡鸣都听得到的静寂”，朝颜爬上毛玻璃小窗，氧氣的绿叶、朦胧的紫花在风中微微晃动，细雨丝丝轻响，雨水一滴两滴自瓦檐落下，答，答，空气荡出一圈圈涟漪。可惜我既乏诗心，也缺慧根，否则这样的空间应该很适于冥思。

或是大德寺高桐院，厕所位于枫之庭边角，步下本堂，经过波廊，往低处走数阶，几株枫树兀自红着，万苹绿竹径自绿着，正是“建在离主屋有一段距离之处，四周绿荫森幽”的厕所。让我讶异的是，该厕所一点气味都无，我着意多看了几眼，除了通风良好、勤于打扫之外，每个角落都放置竹炭（不织布包装上印着“竹林浴”）可以吸湿除臭。但了无一点味道的厕所一时竟让我略显迟疑迟迟：厕所还是有淡淡厕所的味道比较令人习惯、安心，就像人要有人的气味，否则不成了徐四金笔下葛奴了。

谷崎润一郎耽美，不惮其烦地陈述他对官能美与古典美的迷恋，但他不专注于约定俗成的美，而能**够着眼于屎尿**，提出指导原则，将污秽之事也收拢于美的范畴，让生活整体都臣服于美，是这样的别具只眼，使他说出：“日式建筑之中，最可以歌赋风流的，非厕所莫属。”



倚松庵倚的不是门前这棵迎客松，其名取自谷崎润一郎第三任妻子森田松子。

能谈屎尿 才可一同上路

离开倚松庵后，我与借游的伙伴走在住吉川畔，他说：“刚刚本来想上个厕所的；”为什么不？他回答：“一看太干净了，便意全消。”我故意酸他：“可别弄脏了大文豪的厕所。”倒也不是无的放矢。退伍后第一回与旁人这样靠近生活了几日，行前预想种种可能发生的龃龉，哪里知道，出巷之事竟洞滑了这几日的相处。

第一天回旅店后，伙伴说要上厕所，我还嘀咕着又不是小学生怎么连上个厕所都要报备，很快地门后传来冲水声。我到日本都住这家连锁旅店，知道这是“音姬”设备。紧接着却有巨响令人错愕，断断续续但没有中止的态势，我急找电视遥控器却越在这种时候越是手忙脚乱遍寻不到。那真是令人难堪兼且难熬的一刻钟有余！下一回他知道要先让我打开电视再隐入门后了，我同将音量越调越响……

事后他说：“音姬果然是有必要的。”我回他：“光是模拟冲水声哪里够用？最好可以点播。”两人遂熊有介事讨论了起来（连屎尿之事都能畅谈，才是可以一同上路的人吧？），以海浪当背景的《卡农》情境音乐如何？且慢，这种时候不必故作优雅，着眼的还是实用，既然人在日本，就点冲绳出身六名少年组成的“模子新乐园”莽莽撞撞又振奋人心地呼叫：如今关键在握，你的眼神已没有迷惑，那就前进吧！／迟钝的喜样仍然有光彩，你一点也不迟，／因为你的单打独斗、刻苦耐劳，／和流泪，我们都知道，没有人会取笑……

一曲唱罢而音讯尚杳，那再点播一首吧。两名水运处于变声期、青春洋溢的“柚子”，听他们扯着喉咙喊：“原本不是什么值得头痛的事情，／成了一头栽进迷宫的大问题，／只要用一点幽默幽默幽默，／我们其实可以一笑置之……”生命总有许多连修伯特都无言以对的时刻，这时候就服一铳幽默感吧。

几日相处，当我们的战士又为出恭而采焦土策略时，我已经可以悠哉地饮朝日啤酒，看日本天皇即位20周年、酒井法子遭判刑一年半的电视新闻了；但，拿在手中又放下的一颗当令鲜甜青森苹果仍迟迟无法啃下第一口。大德寺大仙院是枯山水名所，有“便所规定”四条，第四条说厕所是“慎独最适的道场”，遇上这种情况，对厕所外的人来说，也能作如是解吧。

一个导演 两个最脏银幕厕所

大仙院便所规定第一条，则是“清洁第一”。干净的厕所维护不易，如不容易被记住；不干净的厕所反倒常在脑海反刍；最肮脏的厕所轻易便说得出两处，都在银幕上，出自同一名导演。

《猜火车》中马克闯进那座“全苏格兰最脏的厕所”，触目已让人作呕；当两颗肛门塞刚捅进马桶，他低头拨弄，就这么滑了进去，更使人想团上眼把这一桥段敷衍掉；但是紧接着的，却是我现影经验中最富诗意的一幕：马克悠游于清澈如蓝色宝石的汪洋，金色天光穿透海水宛如碎钻熠熠闪耀，宁静，祥和。本来并无什么大特别，但因有前面的丑更烘托出后面的美，内急终于得解后不是更天宽地阔吗？

更地闹天宽的，还有终于自厕所被解救了出来：那一年，亚维侬TGV车站刚启用，工人仍在里里外外地忙碌，我拖拉着个大行李箱上厕所，完事后却怎么也打不开门。谁来救救我啊？我拍打门板，谁来救救我？终于有了动静，脚步声交谈声一片杂遝，不多久后门被打了开来，当我现身时看见的是门前围着一群人，都哈哈大笑，都拍手鼓掌，簇拥着我好像我刚赢得一个选美比赛。

相较于《猜火车》的才华横溢，同样由丹尼·鲍伊导演的《贫民富翁》只能算平庸。剧中也有一场从厕所脱困的戏：贾默坏了哥哥做的上厕所要收费的生意，被锁进了克难的、搭在空地上的最空式厕所，不巧大明星搭机就在邻近降落；贾默拿着随身携带一张偶像照片干着急，却灵不着脱身之道，最后他高举照片扑通一声跳进了粪堆，才顺利蓝造拿到偶像的签名。

那样因陋就简、肮脏不堪的厕所或许是第三世界许多地区的实况吧，虽然耽美的谷崎润一郎也上过悬空式厕所，情调却落在天平另一端，他说：“那固态排泄物由我的肛门排出之后，会飞落几十尺的虚空，轻拭蝴蝶的翅膀，掠过行人的发际，再审入蓄粪池中。”电影如果真的这样拍，不是超现实，就是周星驰式的无厘头。

乡下童年 上厕所是肉搏战

童少时候乡下老家的厕所也称不上干净。蹲式便器是深褐如酱渍的粗陶，长久以来裂开一个缺口，小灯泡在头顶发出吱吱低响，蜘蛛结网，壁虎睁着虎眈眈双眼埋伏梁上；夏天时尿脾便臭盈鼻，蹲个厕所发一身大汗；粪坑里有蛆蠕动，有时就爬上地面，直爬过长长甬道，爬进稻埕，肥嘟嘟蚯让洋灰地烫得直翻滚，刚离窝的鸡蛋闻步经过，一啄，就进了它的肚子里。

大家族共用的那个窄仄仅能容一人旋身的幽暗空间并不与主屋相通，上个厕所需穿越一座稻埕，雨天时已属不便，冬夜里更让人强忍住尿意也不愿下床。一回父亲喝醉了返家，隐忍不下的母亲落了闩又迟开门，遭父亲不礼貌对待，我忿忿不平睡不着觉，半夜里起床小解，却发现从父母卧室一路到厕所的灯泡都亮着，微弱但明确，应是母亲怕蹒跚跄跄的父亲要上厕所而为他拈亮的。

学龄前，有一次我在母亲用过后不久上厕所，发现昏暝如夜的坑洞里似有沾着血水卫生纸。母亲生病了吗？我急跑到厕所后方，费了好大的劲才翻开一口倒扣在掏粪口的大鼎，凝视，确认了卫生纸上沾的是血，心中升起无名恐惧。妈妈要死掉了吗？该怎么办？不敢开口问，害怕得颤料。

关于厕所的故事，也想起了爷爷。一般，每张卫生纸都可再分离成薄薄两张，爷爷总将两张卫生纸撕开成四张，每次使用三张，他说：这样刚刚好，以前啊……以前啊以前，说来又是一个好长的故事了。掏粪这差事都是爷爷在做的，总在日头偏西把树和墙拉出长长影子时，爷爷在他瘦瘦肩头架一支挺秀气却韧性十足的扁担，挑两桶粪水去菜圃浇灌。远远看去菜圃有许多白色细碎卫生纸黏附，但也没人说这样不卫生，青菜瓜果上桌更是呷得有滋有味。

又勤又俭的爷爷至死没呷过一口闲饭。晚年，儿子们分家后，爷爷与我父亲同住，他每固定日子轮流到散居村子几个儿子家中吃饭，不管轮到哪一家，母亲永远在餐桌上置备爷爷吟饺得动的菜肴，因为曾经爷爷用餐时段出了门很快又回来。爷爷什么都没说，母亲也什么都没问，只是急着再下一次厨。爷爷临终时，父亲痛哭，骂了声“干”，不知是说哪位叔伯也不为欲多桑准备缠软食物。在那个许多男人习惯以三字经当口头禅的竹围仔，这是我这辈子唯一听过父亲骂的脏话。

乡下童年有种种的好，老家往事有种种的令人留恋，那座厕所就算现在想来也觉得挺有诗意，但我再不愿去蹲上一回了，毕竟上个厕所是肉搏战，不能听凭脑中吗啡浓意发酵。

躲进厕所 独享片刻安静

进城后，发现城市里的公共厕所设备颇新，看起来有时比家里的还干净。阿盛老师写《厕所的故事》已是30年前往事，如今台湾连偏远乡下都很少不用抽水马桶了吧，要像文中所说，高中应届毕业生看到抽水马桶而好奇地一个一个排队去上上看，三四天里坐坏三个马桶护圈，是不会再有的了；不过，几年前初次住进日本那家连锁旅店时，我对它的马桶还是端详老半天：一坐上马桶便充有模拟冲水声的“音姬”设备，护圈还温温的好像冬夜里上床有人先暖过被子，它的洗净设施还有不同角度可以调整，“咦咦，真不知道日本人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就这样，上个厕所好像经过一场文明的洗礼。

事后我把日本旅店里的“奇闻”说给朋友听，说得很有兴致，对方却平平淡淡回我：“你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我还没告诉他呢——台北诚品信义店刚开幕，我去用它们的厕所时，小门一开，马桶盖自动掀起，直让我骇异得往后退，几秒后不死心，探头去要把躲在门后恶作剧的人给揪出来。

因为有这样干净的厕所，有时我进厕所却不为了上厕所。我好独处好安静，静看一树花开花落最感到天人和谐，但在这个时代在这座城市，一出了家门——有时也不必出家门，只消打开手机，甚至连我自己也常叽哩呱啦仿佛金鱼取食嘴巴一张一阖吃掠了吃爆了至死方休那样说着话，偶尔地我就跑入厕所谨音腺间，静静坐在马桶盖上，安享三分钟五分钟的静静。

这是我初进职场养成的习惯，那时我不自量力应征了个美术设计的工作，上班后一名资深同事冷冷对我说：“我看你连圆规怎么用都不会。”几日后我想辞职，老板留我转任文字编辑，这名资深同事仍瞧我不起。偶尔地心情过不去，我就躲进厕所嘘口气。这情况持续到第一回我与她同做一场采访，事前花了许多精力准备。采访结束后，天正下雨，走到屋檐底，她在皮包里掏了掏，拿出摺伞撑开为我挡雨。我感谢她，为我上了社会大学第一课。

厕所里三分钟五分钟的美好时光，好比旅行。从日常生活逃了开去，一个人静静地走路，这次概就是我多少年来倘好不结伴的旅行的缘故；五天过去，伙伴依原订计划回台湾，尽管数日相处得愉快，我还是衷心表白：你的旅行已经结束，而我的才刚刚要开始。